

谈歌 著

茶之曲

白玉堂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玉堂：曲之杀 / 谈歌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99-4204-9

I. ①白… II. ①谈…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5477 号

书 名 白玉堂：曲之杀
著 者 谈 歌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胡 泊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45 千
印 张 8.62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204-9
定 价 2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广陵散》是魏晋时代的音乐，也是嵇康临刑前奏响的曲子，此曲唱响，嵇康授首。此后，曲子遗失民间。千百年过去，现在民间里只流传《广陵散》的上半阙，下半阙却没有下落。

（阙：书面语，量词。歌曲或词一首，称一阙。谈歌下边就不用这个书面语了，难写。统称为部了。或许有高明的读者会指责谈歌用词低俗。可这就是小说么，对不住了，请允许谈歌低俗一回吧。）

白玉堂只会弹奏这支曲子的上半部。白玉堂能通韵律，他很喜欢这支曲子。或者说，白玉堂被嵇康临刑前那种从容不迫的凛然态度所感染至深。千古艰难唯一死，生而何欢，死而何叹，嵇康者。

通晓韵律的白玉堂，当然知道《广陵散》还有后半部的曲子。他很想听到这后半部的曲子，那是怎样的一种妙境呢？但是白玉堂绝对没有想到，当他后来终于听

到了此曲的下半部的时候，竟会付出那样沉重的代价。

如果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的意趣情结，那么，《广陵散》的下半部是在白玉堂心中埋藏太久的一个人生情结。白玉堂一直认定，听不到这只曲子的全部，是他人生中的一件憾事。

江湖中传说，多年前，曾经有一个名叫龙公子的富家子弟，把《广陵散》全曲弹奏得出神入化。白玉堂私淑龙公子多年（粉丝？），也曾一度苦苦寻找过这位龙公子（铁杆粉丝？），可惜不遇。后来他又听说，这位龙公子是一位隐身世外从不彰显的高人，而且已经死去了多年。这就是说，龙公子已经不可能当面给白玉堂弹琴了。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匆匆过去的历史，有过多少次遗珠之憾呢？白玉堂又一次体会到前人的遗憾会穿越时空，对后来者产生巨大的精神打击。

四张征集《广陵散》后半部的文告，十分醒目地贴在了大名府四个城门口的墙上。（有小广告之嫌！城管呢？也不管管？）

这张文告写得辞恳意切，浓情深厚，并写明，可以出重金听一回《广陵散》的后半部。这个文告已经贴在大名府的城门处三天了。

谁贴上去的？当然是白玉堂。

白玉堂从东京来到大名府，已经两个多月。现在时

令已经进入了腊月，他大概要在大名府度过这个春节了。他刚刚兴致勃勃地逛罢了大名府腊月初一的庙会。大名府腊月初一的庙会很有些名声，还因为大名府住着许多文学才子江湖艺人。每年腊月初一至腊月初五，大名府的书院里便会聚集了墨客们吟诗作对，还有人布置下许多有奖征答的谜语，还有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棋局，引人捉对厮杀。并有一些歌楼女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前来弹唱卖艺。而各种小吃的叫卖声，震耳欲聋。那种民间的喜悦与热闹，可说是沸反盈天了。

白玉堂那天在庙会上听到两个歌妓弹奏了《广陵散》的上半部。他突发奇想，会不会有人能弹奏出《广陵散》的下半部呢？他猜想，或许在这文才汇聚的大名府，就有某位懂得音乐古韵的玄妙之士，知道这《广陵散》后半部呢？他那天多喝了一些酒，便挥笔写下了这张征集文告，并且一式四份，墨迹尚未干时，便贴在了四个城门口。贴出去也就贴出去了，白玉堂也没往心里去。谁知道呢，几天之后，白玉堂下榻的悦来客栈里来了许多琴师乐手拜访。他们都是来与白玉堂探讨《广陵散》的全曲的。（或是也有来蹭饭的呢！）

白玉堂的兴趣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他很高兴在悦来客栈里接待琴师乐手们来访。白玉堂当年，曾经参加过江湖上的乐琴金曲大赛，最好的成绩是进入了前八名，

后来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水平。因为他这几年东奔西走，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研究音乐。他现在住在了大名府，闲暇无事，他自然有时间重新研究这个爱好了。白玉堂住在客栈里，悠然自得与乐手琴师们研究着琴艺，促膝切磋，平心把玩，这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啊。他突然相信自己今后可能会交往一些琴师，成为很好的朋友。但是这些琴师却并不知道这个文质彬彬的白玉堂，竟然是曾经名动江湖的超级杀手。（海水岂能斗量？杀手也穿西装呢！）

此时，白玉堂的身份是经营绸缎的富商白公子。他时常出入酒楼茶肆，挥金如土。难道白玉堂真是为了征集这一支失传的古曲才住在大名府流连忘返吗？当然不是。征集《广陵散》好像是白玉堂忙里偷闲的一个娱乐活动，白玉堂来大名府，却是为了一件惊天大案。

大案？当然是大案！否则，白玉堂岂能在大名府流连忘返？

半年前，大名府太守董佑全家在一夜之间被灭门。奇怪的是，董太守一家死得十分怪异，全家十二口人，既无伤口，也无中毒迹象，似被鬼魂瞬间摄走了性命。这一场命案惊动了朝野。而半月后，继任的太守韩常一家也在上任途中暴死，死法与董太守一家大致相同。

这两任太守的尸首，至今仍在大名府衙门的冰室中

放着，朝廷有旨，在没有查明死因之前，不可入土。

皇上限期包拯侦破此案。包拯与公孙策商议之后，便派了展昭、卢方、马汉、张龙去大名府调查。之后，或仍觉得力量不足，又下书给白玉堂，请他介入此案的侦破。也许包拯担心白玉堂拒绝，同时让卢方徐庆蒋平也下书给白玉堂。（是啊，白玉堂的另类性格，谁摸得透呢？在世人眼里，他就是个问题青年哟。他若是硬不去，谁能有办法呢。给钱也不去！给你十万？不去！一百万？不去！一千万？不……去！我去！你就说去哪儿吧？）

包大人多虑了呢，白玉堂收看了书信，便直接赶去了大名府。他很希望卢方等人或是已查到了什么线索。可是，已经在大名府侦察了几天的展昭、卢方、马汉、张龙等人，对案情依旧一筹莫展。白玉堂介入了案情之后，他们重新研究了侦察方向。卢方与展昭便去了东京，去调查这两任太守在东京的关系，（或许能查到些什么线索？）留下了白玉堂马汉张龙三人在大名府继续侦察。

白玉堂与张龙马汉在调查中，终于发现了两个被疏漏了的细节，第一，韩太守在距离大名府一百里处的冯家集住过一夜，而冯家集客栈的老板冯大，已经在韩常太守死后第二天被人杀害。（有灭口的嫌疑？）这位冯大老板竟是一个宫廷中被放出的乐师。第二个细节，两任太守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即都留有《广陵散》上半部的

曲谱。这便是白玉堂以重金征集《广陵散》的由来。

白玉堂与乐手琴师们研究了几天古谱，他很安心地等展昭和卢方从东京赶回来，但是展昭和卢方迟迟没有回来，他却等到了一封信。这一封信是放在了悦来客栈的柜台上，由店小二转给了白玉堂。

这是一封很莫名其妙的信，是一封很让人生疑的信。

白玉堂无论如何也猜不透是谁给他送来了这一封信。这一封信写得十分平静：

白玉堂，见到了你的征集文告，十分欣喜。可否同我研究一下《广陵散》的古谱呢？如果同意，请你明天辰时到城西郊的歇马山庄来。不见不散。无名不具。

这种口气，这种唐突的留书方式，很难让人想象，这是一个能让人愉快的人物。

白玉堂猜想，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不到悦来客栈当面找他呢？

白玉堂住在悦来客栈。马汉和张龙则住在大名府的驿馆里。

白玉堂也是刚刚住进悦来客栈半个多月。悦来客栈是大名府的上等客栈，价钱很贵。白玉堂并不讲究食宿

的档次，也不大在意住所的奢华与否。这是济南王为他租用下的。

半个月前，济南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白玉堂到了大名府，便派了手下雨墨赶到大名府，花钱为白玉堂租下了“悦来客栈”。济南王并让雨墨捎了书信给白玉堂，要与他在大名府会面。

济南王自除掉襄阳王之后，一直打听白玉堂的下落。白玉堂也十分思念这位皇室中的王爷。他认为济南王言谈举止与他见过的那些皇室中人不同，济南王从来没有那种富贵骄横之气。尽管如此，白玉堂心中还是充满了矛盾。无论怎样，他从心底是不愿意与皇室中人打交道的。那种攀附权贵的流言，会像野火一般在江湖上乱窜，白玉堂担承不起。在白玉堂看来，乱钻门路的江湖中人，多有攀附心态，若是攀附到某个势力，便要趾高气扬；若是攀附不上，便要自视清高，痛骂别人攀附。这实在是酸葡萄的心理呀！白玉堂爱惜自己的羽毛呀。他自然懂得三人成虎的道理，自然更畏惧瓜田李下的流言飞语。虽然，自逍遥楼大战之后，白玉堂便决定不再与济南王见面，可是他却不能哄骗自己，那一个化名“颜查散”的济南王，的确真实可爱地印刻在他的心中了。

（或于物质，或于精神，天下从来就没有彻底的大无畏之人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句听上去

硬邦邦的话，若细想想，却也是无可奈何之说辞呢。)

一别如雨。屈指数来，二人已经近十年未见了。十年，对于一对相思相念的朋友来说，的确是一段残酷的岁月。雨墨对白玉堂讲，近几年来，济南王派人四处打探白玉堂的行踪。得知白玉堂到了大名府，济南王怎么会放过这次见面的机会呢？

白玉堂听罢，心中有了一阵感动。反思自己对待济南王的态度，却是有些矫情了，的确也有些小器了。

于是，雨墨便留下，在悦来客栈里陪着白玉堂，可是济南王竟迟迟没有露面。前天，济南王又派人来大名府，给白玉堂送信，他再次叮嘱白玉堂，一定要在这里耐心等待，他处理过一些公务就会来大名府与白玉堂会面。白玉堂想象得出，济南王一定有着缠手的公务。他便安心住在悦来客栈里，等候济南王。十年不见，白玉堂心中也涌动着一种朋友间的相思之情。

而此时，白玉堂却把与济南王会面的事情抛到一边了。白玉堂的心思已经陷入到这封莫名其妙的书信中去了，会是什么人呢？凭着他做过杀手的经历，这一封留柬中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白玉堂决定，按照这个留柬者约定，与他研究一下《广陵散》。或者说，白玉堂的兴趣被这个奇怪的写信人勾起了，他很想见识一下这一个或许真有些来头的神秘人物。

（写到此处，谈歌颇有些感慨，世间很多事情发生的都很奇妙。比如，你不想遇到的某种人，你却命里注定一般避不开，躲不及。而奇妙的事情常常有着让人吃惊的结果。比如，你希望见到的某个人，事后你常常后悔的确应该避而不见。白玉堂之后也常常这样想。但是，白玉堂无论如何也逃不脱他自身性格的控制，如果说白玉堂不为这封匿名留柬所动，那么，白玉堂便不是白玉堂了。此事发生之千年后的谈歌常常这样想。

时也？运也？命也？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倒霉催的！)



狂暴的冬风，好像一个失去了理智的醉汉，跌跌撞撞地在街上狂奔，呼喊着重击窗子，窗纸心寒胆战地不停颤动。

不用出屋，就能听出这是一个很冷的黎明。

这样一个恶劣的天气里，最好状态是躲在屋子喝热酒，搂着婆娘睡觉。那应该是神仙过的日子呀。现在欧阳成业就是这样想的。可这只能是他奢侈的想法，因为他不能躲在屋子里不出门，他是大名府衙的捕快，每天都有公差要做。

（这就有了公务员比较街头小贩的职业优劣。无论如何，公务员必须要顶着寒冷去上班；小贩们则可以视心情或天气情况而定，不愿出去就不出去么！由此想，人生还是如小贩那样自由得好呢。何必千军万马去考试公务员呢？入茧被缚，让人管束呢？）

欧阳成业看了看仍旧懒洋洋躺在被窝里的冯墨兰，冯墨兰正媚笑着，眯着眼睛看着他。他心里又有些丝丝痒痒起来了。欧阳成业总觉得冯墨兰就像一个缠人的鬼精灵，这半年多来搞得他神魂颠倒。每天晚上，都弄得他身子乏乏的。昨天晚上，他们又做得太累了。

冯墨兰在大名府的衙内做花工，专职侍养府内的花草。在欧阳成业的眼里，二十岁的冯墨兰似乎对大名府衙内的花工差事不怎么感兴趣，整天吊儿郎当的。现在找一份这样的职业，并不是一件易事呀，冯墨兰应该珍惜才对。可是冯墨兰似乎并不在乎。欧阳成业是大名府的捕快，他已经做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他总感觉大名府里面有许多秘密他无法知道。至少，冯墨兰就拥有许多他不知道的秘密，他也不好向冯墨兰打问。当然，他也拥有一些冯墨兰不知道的秘密。冯墨兰也同样不好向他打问。互相不盘问，应该是官府之内欢情相爱的男女，约定俗成的规则。

已经起床的欧阳成业笑道：“快起来吧，我的冯小姐呀，都快要晌午了。”

冯墨兰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娇娇地问了一句：“今天咱们去哪儿吃饭啊？”大名府有许多让人垂涎的饭庄，各个饭庄都有自家的拿手好菜。冯墨兰和欧阳成业几乎已经吃遍了。当然，银子么，从来都是从欧阳成业的腰包里掏出的。

欧阳成业苦笑着说：“我今天可不能陪你去吃饭了。我今天还得去穆老板那里支应差事呢。穆老板的婚期越来越近了，事情也越来越多了呢。”

欧阳成业说的穆老板，是大名府通海商行的老板穆

天亮。此人的生意做得兴隆通达，名声在外。欧阳成业在大名府当捕快的年薪很低，不够花，（是啊！总去吃饭店，的确不够花。谁让你找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女人呢）便私下做些第二职业，补贴家用。他常到穆天亮那里，做些押镖的业务，挣回一些散碎银子。最近，穆天亮准备结婚，这几乎成了大名府人人皆知的一件事。据说，穆天亮已经预定下大名府城内所有的饭店，到那一天，全国各地凡是与穆天亮老板有来往的客商，都会赶来庆贺。人们很难想象，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热闹场面。而近来，穆天亮常常把一些礼品从各地接回来。欧阳成业就有了常给穆天亮押镖的业务。

冯墨兰哼一声，不悦道：“穆老板总是图虚名。用人办事的工钱可是够低的。给他办事的人，一分银子也会抠出汗来的。你好几次冒险为他走私盐，他也不曾多赏一些给你。他举办婚礼倒是手面宽绰，他大喜的日子不能给你们多发点工钱呢？”

欧阳成业摇头道：“为富不仁，自古而然。富人的钱都是抠出来的呢，但是，他总是有些生意让我来做，这就很不错了。人得知足呢。”说着，他盯着屋里的墙角，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墙角处有一只苍蝇在孤独地飞着，总在窗子上撞来撞去，似乎很想飞出去。它会有什么急事要出门呢？

冯墨兰突然笑道：“欧阳成业，你最近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

欧阳成业心里怔了一下，盯着冯墨兰笑了：“小妖精，我瞒你什么了？”

冯墨兰冷笑了一声，目光十分锐利，盯着欧阳成业问道：“你瞒着我什么，当然只有你知道了。不过，迟早我也会知道的。这些日子，你的钱袋一下子鼓了起来。说说吧，这些白花花的银子都是哪来的？”

欧阳成业怔了一下，扑哧笑了：“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与街人做生意呢。”

冯墨兰撇嘴摇头：“鬼才信。你能做生意挣钱？就你那破脑子，臭手气，你挣个大头鬼吧。说实话，银子是哪儿来的？”

这时，门外突然有人喊欧阳成业的名字，欧阳成业神色立刻严肃起来，他闪身出去，轻轻关上门，冯墨兰只听到欧阳成业低低的声音说：“我明白了……对！好……”下边的声音就更低了，冯墨兰一句也听不清了。

来人好像走了。欧阳成业回到屋里，闷闷地发呆，冯墨兰笑道：“又是哪个相好来邀你出去吧。”

欧阳成业坏笑着：“哪个相好也不如你这个相好来劲儿啊。”说着，就上前搂住了冯墨兰，两人就势滚到了一起。

冯墨兰吃吃笑着：“死鬼哟，你是不是吃了春药了？”

欧阳成业嘿嘿坏笑着：“我不用吃春药也不怕你。”说着，就在冯墨兰身上忙乱起来。

正在这时，窗外响起了一声鸟叫，而且叫了三声。冯墨兰脸色登时变了，欧阳成业忙乱着说：“不管它……”

冯墨兰却在忙乱之中地推开了欧阳成业，紧着翻身坐起来。

欧阳成业扫兴地骂：“谁找你啊？是哪一个野汉子啊。”

冯墨兰慌慌地说了一句：“我大姐喊我，有急事。”便匆匆地穿好了衣服，出门去了。

欧阳成业透过窗子去看，见冯墨兰骑着一匹红色的蒙古马去了，她走得很匆忙，似乎真有什么急事。欧阳成业看到冯墨兰走的方向，绝对不是她大姐家的方向。

欧阳成业挑门帘进了耳房，他记得昨天冯墨兰带回来了一包东西。他从一个檀木箱子里边找到了这包东西。他拿起来看了看，是一个墨色漆纸的包裹，掂了掂，很重。欧阳成业便把包解开，他惊了一下，竟是一包火药。冯墨兰带火药干什么呢？欧阳成业一时想不透，他把包裹重新系好，放回了箱子，转身出了耳房。

欧阳成业坐在屋子里，他的目光茫然地望着窗外冰冷的天气，他想着心事。（天底下谁人没有心事儿呢？）

欧阳成业在大名府这一年多来，已经完成了主人交